

走近戒备森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政府成立“污染水处理对策委员会”和“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水(ALPS)对策小组委员会”，寻找核污染水处理方案。让国际社会极为担忧的是：2021年4月，日本政府竟决定在2023年春季之际实施“最便宜也最肮脏”的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日本东北地方的福岛县素有“福盛开、福之岛”的美誉，蕴含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记者日前赴福岛县实地深入采访时发现，随着夏天的来临，因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罔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执意核污染水排海，一股强烈的恐惧和不安正笼罩在福岛上空。当地民众勇于发声，纷纷表示：“绝不允许(日本政府和东电)擅自‘排海’！”

戒备森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据了解，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项目海底隧道挖掘工程已于4月完成。东电发布消息称，预计将在6月底之前完成海底隧道的整体施工。这条海底隧道总长约1030米，距离海岸1公里，所谓“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可经此排入大海。

记者乘车赴核电站采访，经过两座火力发电站，穿过桧町町、富冈町、大熊町，汽车驶入双叶町，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近在咫尺。6年前，记者就曾走到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1公里处。那时铁栅栏没有拉上，道路中间立了一块写着“停止”字样的牌子，由一名安保人员看守。记者记得，当时虽然不能入内，但在停止牌的位置可以清楚看见核电站里的烟囱。这一次，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戒备更加森严。铁栅栏紧闭，两名安保人员看守。记者刚下车，就有一名安保人员挥舞着警示棍走来，在空中不停划“叉”，示意不要靠近。记者试着向他了解一些情况，可无论问什么，对方都重复说“请联系东电公司”，该安保人员更要求记者立即离开。

看当地安保的架势，核电站周围似乎连只苍蝇都不让飞过去。记者记得，上次可以抄小路上山，从山顶可以看核电站内部的景象，还能走到福岛第二核电站的网状栅栏跟前。可这一次，几乎只保留了一条大路，其他人口铁链紧锁，之前上山的小路已无法觅得踪影，这让核电站变得更为封闭隔绝。

“在恐惧中迎接夏天”

环境越是不透明，日本民众就越是有话要说。记者此前通过远程方式采访过一些福岛民众，得知记者要实地调查采访，他们非常热情，不仅表示愿意当面聊聊，还再三询问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民间环保团体“不要再污染海洋！市民会议”共同代表织田千代就是其中之一。

“福岛在恐惧中迎接夏天！”织田千代在5月7日的一场会议上表达了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强烈担忧。她说：“日本政府和渔业团体有约在先，不得到理解和同意什么都不做。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一直在为‘排海’做准备，很有可能在这个夏天开始行动。”

记者见到织田千代时，这位68岁的老人刚从福岛县的首府福岛市赶回磐城市。当天一早，她和“不要再污染海洋！市民会议”的另一位共同代表佐藤和良驱车两个小时奔赴福岛县厅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5月16日在东京举行一场名为“5·16东京行动”的大规模集会活动，敦促日本政府和东电停止向海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

“故乡的大海、日本的大海、全世界的大海绝对不能被污染！”织田千代说，2015年日本政府、东电和福岛县渔业联合会、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签署协议，承诺“没有获得相关人士的理解和同意，不会对福岛核污染水做任何处理”，现在却不顾包括渔民在内的各方反对，执意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这种行为绝对不允许。她还说，现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愈发薄弱，每每想到福岛核污染水一旦排入大海就没有回头路了，就感到害怕，每天过得“战战兢兢”。

当天和织田千代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不要再污染海洋！市民会议”成员米山芳。今年74岁的米山芳退休前一直从事化学相关工作，他从专业角度分析说，氟和其他放射性物质都属于“毒物”，这些物质进入人体，究竟会对什么器官、造成什么影响等问题尚不清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资料非常少，这是



日本政府故意而为。如果有人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政府就会砍掉研究经费，因此只有非常少的数据和资料。

米山芳提醒说，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存在很大风险，可能导致流产多发、罹患白血病等疾病，但这很难证明与“排海”存在直接关联，因此也很难在诉讼中赢得赔偿，这一点很可怕。

“这就是我们想要守护的大海”

“有话要说”是记者深入福岛采访时的一种强烈感受。日中共同促进会日本代表五十岚义隆自“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一直致力于福岛灾后重建，在开往磐城市的列车上，他与记者取得联系，并表示愿意当向导介绍情况，为此还特意调整了自己的日程安排。

“走吧！带你们去看看大海，不然无法理解福岛人想要守护大海的决心。”45岁的五十岚义隆性格爽朗，一见面就把记者带到距离磐城市车站14公里的薄矶海岸——那里是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现在这里不仅重建了公路、房屋等基础设施，还种植了大片海岸防护林。

薄矶海岸有一座纯白色的盐屋崎灯塔，登上103级台阶即可把海天相接的太平洋美景尽收眼底。面向大海可以俯瞰一层层海浪拍打着广阔的海滩，背向大海则可观赏远处层峦叠嶂的山景。为什么福岛民众要拼死守护这片大海？如果不登上灯塔瞭望体会，怕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情。

“看！这就是我们想要守护的大海！”五十岚说，他们全家生活在海边，吃海里捕捞的鱼，在海上冲浪，孩子们在海边玩耍，有很多美好的记忆。福岛人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祖祖辈辈享受着大海的馈赠。如果把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到大海，子孙后代都无法再享受这美丽的大自然。

福岛核事故受害者团体联合会负责人武藤类子生活在福岛县田村市，自核事故发生后，她作为福岛核事故诉讼团、刑事司法支援团的成员，一直全力追究东电原管理层的刑事责任，并开展相关活动。得知记者因行程紧张无法当面采访时，武藤类子通过电子邮件告诉记者，日本政府和东电口中的“ALPS

处理水”，除了氟之外还含有很多其他放射性物质，所谓“安全”根本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将福岛核污染水擅自排入大海的行为绝对不允许。武藤类子表示，随着夏天的临近，她所在的团体将和其他市民团体联合，继续通过抗议、集会等方式持续表达反对立场。

“排海”并非唯一处理方式

记者注意到，日本政府和东电口中的“ALPS处理水”是否安全，以及“排海”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处理方式仍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原子力资料情报室”(CNIC)共同代表伴英幸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核污染水中含有包括氟在内的64种放射性核素，这些物质寿命很长，不一定能被稀释。在海洋里累积起来有可能附着在鱼类、贝类等生物身上，其中一部分也可能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导致人类食用之后受到核辐射。因此，核污染水即使经过处理再排入大海也并不安全。”

伴英幸说，把含有64种放射性核素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全世界没有先例。现在既没有彻底搞清楚ALPS去除放射性核素的能力，也没有明确核污染水的排放量，更没有得到利益攸关方的理解和同意，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允许擅自“排海”。他认为，除排海之外，福岛核污染水还有其他处理方法，如可以通过“砂浆固化”，像生产水泥一样，将核污染水和砂浆混合、凝固、储存。可以说，日本政府所作的是一项政治决策而非基于科学研究的决策。

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排海”让福岛核事故“告一段落”。武藤类子说，日本政府曾表示，为推进福岛核电站废墟计划，“排海”不可或缺。但问题在于，即使把核污染水一排了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燃料碎片能否取出等关键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政府计划在未来30年至40年废炉，但真正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什么样的状态算是废炉等疑问，日本政府始终没有给出明确解释。

在采访中，有福岛民众对记者表示担忧说，如果日本人为污染海洋，今后恐将再难得到大海的庇护。

本报综合消息

10头狮子被杀，肯尼亚上演人狮大战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14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因为干旱导致生态变化，上周肯尼亚有10头狮子在外觅食时被人杀死，其中包括有“非洲最年长狮子”之称的一头19岁高龄狮子。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4日报道，肯尼亚近年来频发的旱灾导致当地不少草场退化，野生动物和当地牧民生存空间缩减，以至于捕不到猎物的狮子会因饥饿袭击牧民和牧场的牲畜。

这10头被杀的狮子中，有6头生活在乞力马扎罗山附近。近日这些饥饿的狮子分别向周边村落发起袭击，咬死了牧民的11只羊和一条牧羊犬。当地牧民13日对这些

狮子进行了围猎，他们用长矛与落单的狮子进行搏斗，当天这6头狮子被尽数杀死。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发言人表示，一天内有这么多狮子被杀是“很不寻常”的。在10头被杀的狮子中，就有被称为“非洲最年长的狮子”的“隆基塔”。“隆基塔”今年19岁，它因饥饿逃出了保护区，在进入牧场猎食时被杀死。野生狮子的平均寿命为13岁。

自2022年底至今，肯尼亚遭遇了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动物保护组织“狮子卫士”说，每逢旱灾，狮子常因捕杀不到足够的猎物向牧民养殖的牲畜下手，可旱灾往往也导致牧民生计极为困难，因此对狮子捕杀牲畜格外警惕，这才使得猎杀狮子的事件层出不穷。

本报综合消息

印度仅一成女性外出工作

“女性劳动参与程度低正导致印度‘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英国广播公司(BBC)10日采访了多位印度职业女性，报道她们遇到的职业瓶颈。来自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拉瓦尼亚表示，在脱离工作4年、生完两个孩子后，重新找工作变得极为艰难。拉瓦尼亚不断被拒绝，或者被要求降薪，因为招聘人员认为她无法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

席拉·辛格在孟买从事16年社会公益工作后，最终在家人的压力下选择辞职，回家照顾两个孩子。即使她辞职前的工资比她丈夫还高，她的丈夫是一位人力车司机，收入很不稳定，但没有人建议她的丈夫辞职。失去了她的收入，一家人在孟买的生活变得难以维持，于是决定搬回农村老家生活，留丈夫一人在孟买工作。

据联合国统计，印度人口将达到14.26亿

人，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迎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最近20年来，印度劳动力中的女性占比却逐步减少。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劳动力中的女性占比从2005年的32%下降到了2021年的19%。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仅有10%、即3900万女性劳动力参与就业，相比之下，印度男性劳动力人口有3.61亿。另一项数据显示，尽管印度女性占总人口的48%，但其对GDP的贡献仅占17%。相比之下，中国女性对GDP的贡献占比是40%。

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程度低有多方面原因。在社会习惯方面，印度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外出工作。大多数男性认为，妻子参与工作是对自己能力的否定。女性参加工作只作为一个备选项或者救急措施，一旦家庭经济稳定或好转，女性就被要求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当女性参加应聘

时，也会被认为将在孩子和家庭上花更多的时间，从而使得女性选择工作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从传统家庭结构出发，参加工作将使得印度女性更加独立，不再依附于男性，不再服从于大家庭的安排，这与印度传统家庭的男权观念不符。而在传统家庭内，女性从事照顾孩子、整理家务等工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和利益回报，甚至女性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工作。

此外，印度社会没有为女性单独出门工作提供安全的环境。如果女性选择进入大城市工作，她们将独自乘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独自前往不熟悉的小区生活。这些场所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女性而言挑战则更为严峻，吓退了大多数女性，使她们在拥有足够劳动能力的前提下依旧选择放弃进入劳动力市场。

本报综合消息